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郝敏著



钢铁和太阳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

十
月
长
篇
小
说
创
作
丛
书

下

钢铁和太阳

郝敏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铁和太阳/郝敏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1996

ISBN 7-5302-0460-2

I. 钢… II. 郝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6313 号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钢铁和太阳(上、下卷)
GANG TIE HE TAI YANG
郝 敏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8.75 印张 863 000 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2-0460-2/I · 446

定价:(精)50.00 元



第四卷

严霜尽是心头血

第二十七章 历史在思考

洗聪硕住进了小白楼，当上了兰天戎的警卫秘书，也就是卫队长。他手下有整整 20 名身强力壮、武艺高超的中国和外国的年轻好汉。

靳佳林告诉他，给兰天戎配备如此众多的保镖绝不是小题大作，更不是有意摆威风、图热闹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对兰天戎不怀好意的人不在少数。在国外，兰天戎的保镖都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。可在国内，民间人士不能带枪，万一发生意外，保镖们就只能凭借自己的武功作战了。总之，洗聪硕的责任非常重大。

话虽如此，洗聪硕的整个工作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他在小白楼一层的西侧有一套房子，其中卧室、卫生间、起居室、办公室齐备。平时，兰天戎如果外出，他就带领 8 名保镖相随。总的方针是，除了政府机关外，兰天戎走到哪儿，他们就跟到哪

儿，寸步不离。兰天戎要在家，他就没事了。

不过，由于小白楼的内卫只有 12 人，分早中晚三班，每班四人，就显得力量不足。每逢特殊情况，冼聪硕还得顶班，尤其是在夜里。

冼聪硕知道，当今之世，羡慕兰天戎、嫉妒兰天戎的大有人在。可是，在顶过几次晚班后，冼聪硕发现，兰天戎过得极不轻松，甚至相当艰辛。兰天戎原本顶着三个摊子，南方发展基金，财团信息部，松山开发区大投资。这三个摊子，哪一个都不好干。可兰天戎的姨夫最近又给兰天戎压了一副担子，财团正在香港发展势力，或是开办新公司，或是争抢老公司，他让兰天戎负责有关的一切。兰天戎只是个 26 岁的年轻姑娘啊！如此繁重的工作简直要把她压垮了。她经常是干到夜里两三点才罢手，有时是通宵不眠。眼见兰天戎如此劳心，冼聪硕看着都不好受了。他真想替兰天戎干点儿什么。可惜，他什么都替不了。他只能在兰天戎的书房外傻坐着，最多给兰小姐送上点儿饮料或糖果什么的。

冼聪硕不能不慨叹了，在人世间，当一个无钱无势的穷人，很难，可是，如果有谁幸运地占据了高位，他只怕更难了。冼聪硕还见过各种各样的、自以为有头有脸的年轻男士们，挖空心思要往兰天戎身边凑。可兰天戎哪儿有精力应付他们哪！冼聪硕甚至推算过，兰天戎如果一直这样干下去，只怕年过 30，都未必有时间谈恋爱了。

在一个寒冷阴沉的上午，兰天戎带领谈判团全体成员，到开发区地面上进行实地考察。

开发区基础设施工程已经全面展开了。按照事先讲好的条件，中方先在开发区搞一平七通，把巢筑好了，再引凤凰。从总体上看，开发区的基本状况并不理想，平地很少，大多是高高低低

的坡地，还有一些土丘子土山包。不过，中方下决心要把它们改造成平地，调集了上万名工人，上千台施工机械，工地上人欢马叫，马达轰鸣，那气势非常雄壮，撼人心魄。

面对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，谈判团的成员们都被打动了，从高层人士到普通的翻译，脸上都现出了笑意。人们议论纷纷，总的看法是，中方确实有意与华兰合作，这次大投资，一定能成功。

可是，谁能料到，就在谈判团来到开发区的东边时，碰到了一个意外事件。

在这里，和开发区相邻，有一家香港 MG 公司独资的玩具工厂。就在今天，工厂的工人和资方发生了纠纷，工人们罢工了。

现场的局势是相当紧张的。几百名工人占据了工厂大门，不让任何人员车辆出入，而且不断地高喊口号。一大群记者正忙着采访拍照。还有不少跑来看热闹的闲散人员，更给工人鼓了劲儿。几个资方代表正在竭力劝说工人们，却毫无效果。有的工人火气越来越大，已经开始骂娘骂爹，挥舞拳头了。

看到这个不祥的场面，谈判团的人们脸都发黑了，方才愉快的心境立时烟消云散。虽说玩具工厂的劳资纠纷与谈判团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，作为投资方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。

兰天戎的神色更加难看，急转身走开了。

谈判团的团长威廉先生是德国人，年近七十，身材高大。他赶上兰天戎，用中国话不安地问道：“兰小姐，那些罢工的工人火气很大，不像是为了一般的劳资矛盾哪。”

兰天戎问靳佳林：“佳林，情况你了解吗？”

靳佳林摇了摇头：“不太清楚。我去问问。”

洗聪硕搭话了：“这事我知道。玩具工厂给外地工人盖了一

座宿舍楼。可这座楼质量太差，昨天夜里突然塌了，有一百多工人被砸死，还有几十人受伤。工人们不干了，要求厂方赔偿死伤人员巨款，承担法律责任。”

威廉先生叫了起来：“天哪！死了这么多人！要用中国话讲，MG 公司这回捅了大篓子了！”

兰天戎皱紧眉头，说道：“糟糕的是，华兰财团是 MG 公司的第二大股东，有百分之八的股票，还有一名董事，名叫蔺刚。”

威廉先生反而兴奋起来，说道：“兰小姐，MG 公司的董事长不是大卫·邢吗？好像，财团一直在跟他争夺董事长的宝座！”

兰天戎自嘲地说：“是啊！一直在争夺！可是，邢先生足智多谋，我们老是打不倒他！”

威廉先生狡猾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兰小姐，我觉得，机会来了。邢先生工作有误，在中国投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，MG 公司的声誉必定受损，财团可以逼他让位，把董事长的宝座抢过来！”

靳佳林也说：“小兰，我看，这是个机会。MG 公司是家大公司，每年的销售额有十几亿美元哪！”

兰天戎回转身，望着玩具工厂，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不！这已经不是机会了！佳林，你马上通知财团驻香港办事处，让他们把 MG 公司的股票全部抛出去，不准留一分钱，再让他们发表一个声明，对 MG 公司管理人员的恶劣作风表示谴责，让他们向全世界宣布，华兰财团中止与 MG 公司的合作！”

威廉先生奇怪地问：“兰小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现在正是进攻的时候，你反而撤退了。”

兰天戎苦笑道：“威廉先生，你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？MG 公司这回捅了大篓子了！这桩公案会轰动全中国的！新闻传媒会破口大骂的！十有八九，劳资双方还得上法庭！华兰再跟 MG 拉

拉扯扯，会影响在松山的大投资的！”

威廉先生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说了。

靳佳林又补了一句：“小兰，据我所知，蔺刚正在跟邢董事长的独生女谈恋爱。”

兰天戎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佳林，你跟蔺刚谈谈，他要么断绝跟邢小姐的关系，要么就离开华兰！”

靳佳林迟疑地说：“小兰，这样做太过了吧？”

兰天戎坚决地说：“现在是大投资高于一切！为了让大投资顺利进行，我们不能让财团的名声受任何伤害！”

靳佳林只能从命，叫来一个秘书，让他马上去办 MG 公司的事情。

洗聪硕在一边默默地听着。他这才发现，在兰天戎身上竟然有着如此严厉、甚至于冷酷的成分。她的这一番作为，实在不像个姑娘。

谈判团又向北边走去。北边是松山的一条支脉，山势高峻，横贯东西，山上长满了松柏。

按照投资设想，华兰财团要在山南修一个火车站，再朝北，通过山口，建一条铁路，直到东北的东兴海港。所以，中方将山南的几个村子全部拆平了，村民们早已迁走了。可是，当谈判团来到铁路线将要通过的红石山口前时，却又发现了一个意外场面。

原来，在红石山口南面，有一座破旧的寺庙，名叫铁关寺。按计划，铁关寺也必须拆除。否则，那铁路就根本没法子修了。但是，此时此刻，铁关寺仍然东倒西歪地横在山口前，根本没有拆除的迹象。而且，寺庙中还有人在大吵大闹，乍听起来，似乎是在反对拆掉铁关寺。

靳佳林不安地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这个破庙怎么到现在还

不拆呀？”

兰天戎没有吭声，沿着铁关寺西墙朝北走去。她经过一段塌毁的院墙时，看到院子里站着三个人，一个是隋岩副市长的女秘书覃芸，一个是松钢职工医院的院长丁大力，还有一位是个须发皆白、身子骨硬朗的老人。就是这个老人在反对拆除铁关寺。

老人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手，吼叫着：“我就是不让你们拆掉这座铁关寺！你们要拆它，除非等我断了气！只要我活着，你们就甭想拆！”

覃芸满脸恭敬之情，陪着笑说：“陆爷爷，这么座破庙有什么好的？您保着它干吗？”

老人没好气地说：“覃姑娘，您怎么糊涂了？这破庙是我家！我在这儿住！我不保它，让你们把它拆了，我住哪儿去？”

覃芸笑得更甜了：“陆爷爷，您是老革命了！住在这儿，算怎么回事？隋市长说了，在海边上给您一套八十平方米的单元楼。那多好哇！”

老人较着劲儿说：“覃姑娘，告诉你，我陆铁锤还不稀罕什么单元楼！我就看这儿好啦！我哪儿都不去！这座破庙，你们也甭拆！”

丁大力着急地说：“姨夫，您这是何苦呢！市里要搞开发区，要在这里修铁路。这座破庙不拆，铁路就没法修。修不了铁路，人家外国大老板怎么投资建开发区呀！”

陆老人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那么喜欢外国大老板在松山投资哪！我倒不在乎这个！反正，我就是守着这破庙不动了！那些外国大老板，爱投不投！他们要不投了，我才顺心哪！”

听了这些，兰天戎心中一惊。她已经品出味道来了。这位姓陆的老人非要守卫这座破庙，不让拆这座破庙，似乎出于某种政

治色彩。再者，市长秘书竟然跑来做工作，而且隋岩张嘴就许给80平方米的单元楼，看来，陆老人的革命级别还不低哪！兰天戎警觉起来，回头瞧了瞧靳佳林和威廉先生等人。他们也感到情况复杂了，全都紧张起来。

冼聪硕低声介绍道：“这位陆爷爷是当初解放松山的八大功臣之一，就连省里的大官儿都敬他三分。他也怪，解放后就一直住在这座破庙里，市里几次给他分好房，他都不去！”

在院子里，丁大力还紧着劝说陆老人：“哎呀姨夫！您就识点儿时务吧！您这么死顶，人家该说您反对建开发区了！”

陆老人勃然大怒：“小子！你甭给我扣帽子！老子还怕这个！洋人大老板的开发区就那么好吗？他们是来搞剥削的！他们是吸血鬼！你去看看南边的玩具工厂！那些混帐王八蛋的臭资本家！他们不拿工人当人！他们盖的什么宿舍楼哇！一下子就砸死了100多工人！这是血债！血债要用血来还！要倒退50年，我非一枪崩了那些臭资本家不可！打倒资本家！”

眼见陆老人的态度如此激烈，兰天戎闭紧了嘴唇，威廉先生和靳佳林的脸都白了。丁大力更是慌了神，哀求道：“我的天哪！姨夫！您别说了！说这些不是招祸吗？我求求您了！我都快30了，好容易混上了一个副县长！今天，是隋市长让我来劝您搬家的！您这么硬抗，我这副县长还怎么干哪！您简直是在毁我呀！”

陆老人轻蔑地说道：“小子，就你这样的还当副县长哪！真笑死人了！我呀！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！你怕受连累，就别认我这个姨夫！”

兰天戎疑惑地看了看靳佳林，用目光问：丁大力什么时候当上副县长了？靳佳林应道：“前几天，丁大力离开松钢了，到北边的莲青县当副县长去了！”

兰天戎连连摇头。像丁大力这种人居然当上了副县长，简直是荒唐之至，简直是活见鬼！

这时，一群年轻人冲进庙内，来到陆老人面前。一个白皮肤小伙子兴奋地叫道：“陆爷爷！我们玩具工厂的全体工人罢工了！我们还要到法院去告那些港商！告他们是杀人犯！”

陆老人高兴地叫道：“好！你们罢得好！告得好！我坚决支持你们！这一回，咱们就要跟那些臭资本家好好斗一斗！把他们彻底打倒！”

院子中一乱，丁大力和覃芸一回头，看见了站在院子外面的兰天戎。他们更加慌乱了，赶紧来到院子外面，向兰天戎解释。

覃芸尴尬地说：“兰小姐，您是来考察的吧？这块地面，该拆的房子都拆了，居民也都迁走了。就剩下这座铁关寺了。隋市长很重视，让我们来给陆爷爷做工作。”

丁大力也陪着笑脸说：“兰小姐，我姨夫年纪大了，思想有点儿那个。你别介意，我们再劝劝他，他会想通的！”

此时此刻，陆老人也看见兰天戎了。和别人不同，他根本就不敬重红极一时的、如日中天的兰小姐，他提高了嗓门，似乎生怕兰天戎听不清楚：“大力！你死了心吧！你就是说破大天！我也不能让你们拆掉铁关寺！”

他转向玩具工厂的工人们，激动地说道：

“小伙子们，你们知道这铁关寺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哪！这是咱们中国人抵抗外侮、争取解放的战场啊！这座寺院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浸满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鲜血！我只说三件事！第一件！1900年，八国联军打中国，义和团奋起抵抗。就在这个寺院里，200多义和团员跟上千名洋鬼子血战了三天三夜。最后，他们都牺牲啦！那些狼心狗肺的洋鬼子，连死人

都不放过，竟把那 200 多年轻人的尸身，全部开膛剖肚，大卸八块呀！第二件！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这附近的三王庄，有个年轻的妇救会主任，名叫盼儿。她的丈夫壮哥儿，是村子里的民兵队长。这一对小夫妻，积极抗日，名声传遍了整个松山哪！可是，1943 年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们不幸被俘了。日本鬼子把他们带到这寺里，要他们说出县委在哪儿。盼儿和壮哥儿是硬骨头，就是不说。鬼子恼了，就吓唬他们，不招供，就要剥光盼儿的衣服，毁了她。盼儿是好样的。她说了，宁肯粉身碎骨，也不当叛徒！壮哥儿也是好样的，他除了大骂鬼子，再没别的话！鬼子兽性大发，就真动手了。……那盼儿和壮哥儿真是铁心侠骨啊！他们还是不说！鬼子没法子了，最后，又剥光了壮哥儿的衣服，把他跟盼儿绑在一起，在他们身上浇了汽油，点着了火……第三件！1948 年秋天，解放军攻打铁关寺，国民党兵拼死抵抗。那时候，我是营长。我那个营有 600 人哪！我们跟敌人打了整 7 天。等我们占领这座寺院时，我那个营，算我在内，只剩下 3 个人了！我那五百九十七位战友，都在这铁关寺内外牺牲啦……”

听了这一番话，不论是院子里的人，还是院子外面的人，都沉默了。大家都屏住呼吸，愀愀然环顾这座破败的寺院，窥望那衰颓的山门、歪倾的钟楼、残旧的殿堂，仿佛在寻觅往日的英灵和沙场上的豪气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丁大力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姨夫！您说的这些，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现如今，已经是九十年代了！”

陆老人又火了，叫喊道：“我不管什么年代！我就是不让拆这铁关寺！就是隋岩来了！丁保国来了！省长来了！我也不让拆！我顶到底了！”

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。院子里边那些闹罢

工的工人都鼓着劲儿，显然是在支持陆老人。院子外边谈判团的洋人们都显得非常尴尬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被将死了。但最难受的还是覃芸和丁大力，他们被夹在了中间，一点儿法子没有。丁大力简直要急哭了，呻吟着说：“哎呀！我的姨夫！您注意点国际影响！行不行！人家外国大老板就在这儿！您这是要我的命啊！”

此时，兰天戎开口了，她从容不迫地说：

“覃秘书，丁副县长，你们别为难了。请你们转告隋副市长，铁关寺不用拆了。”

覃芸一愣，疑惑地说：“不用拆了？可是……”

兰天戎接着说：“铁关寺不但不用拆，华兰财团还要出 100 万人民币，把它彻底修葺一下。我想，还可以立三块石碑，把那 200 位义和团员的事迹和名姓，把盼儿和壮哥儿的事迹和名姓，把那 500 多名战士的事迹和名姓都刻到石碑上，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！陆爷爷说的好！铁关寺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，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侮、争取解放的战场，这座寺院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浸满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鲜血！我们不能轻易拆毁它！应该让它重现光彩！”

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谁也没料到，兰天戎会讲出这样一番话来。陆老人尤其感到意外，他惊讶地盯着兰天戎，显然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覃芸不解地说：“兰小姐，这铁关寺不拆，那你们开发区的铁路怎么修哇？这松山，只有这一个山口啊！再往东，就是松钢了！”

兰天戎转身看了看那郁郁葱葱的松山，说道：“开发区的铁路不走红石山了，朝西推 1000 米，在山里打一条隧道，走隧道过去！”

一听这话，谈判团的人们都惊呼起来。威廉团长急忙说：“兰小姐，这不行吧！打一条隧道，得花好几亿人民币！这成本也太高了！”

兰天戎苦笑道：“威廉先生，咱们是在中国搞投资。在中国投资，不能只算经济帐，也得考虑政治！财团多花一些钱，会在政治上大有收益，这将大大地减少各种阻力，还是划算的！”

威廉先生还要表示不同意见，兰天戎已经转向靳佳林，说道：“佳林，我下午要开个记者招待会，我要向全松山、全中国表明财团对铁关寺的态度！你安排一下！”

兰天戎又转向陆老人，恭敬地欠了欠身，行了一个礼，然后急转身走了。

她走得很快，越走越快。谈判团的几百人也只好加快步子，才能赶上她。

威廉团长还想劝说她：“兰小姐，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，要打隧道，这钱花得太冤枉！”

兰天戎坚决地说：“威廉先生，我请你做两件事。第一、你给中国政府打个招呼！就说投资设想有改动，我们不拆铁关寺了！其原因，你一定要讲得很仔细、很清楚！第二、你向中国军方总部吹个风，打松山隧道，我们想请军队的施工单位来搞！”

眼见兰天戎下了决心，威廉先生也只能从命了。他无奈地朝靳佳林摊开双手，耸耸肩。

直到远远地离开了铁关寺，兰天戎才停了下来。面前有一条东去的路，是通向松林镇的。兰天戎望着这条路，沉思起来。过了片刻，她说道：“聪硕，你的人力是不是不足哇？”

冼聪硕走上两步，笑道：“兰小姐，你的卫队，外勤8个，倒也够了，就是内卫12人，分三班倒，人手比较紧。”

兰天戎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你带我去火龙武术馆看看，咱们再从那里聘请几位警卫，怎么样？”

冼聪硕以为兰天戎想去武术馆散散心，笑道：“这太好了。武术馆离这儿不远，走走就到了。”

兰天戎对威廉先生和靳佳林说：“咱们上午的考察就到这儿吧。你们带大家回去，下午两点，咱们在这儿集合，再到开发区西面看看。”

威廉先生和靳佳林应了下来。

此时已经将近中午了，兰天戎和冼聪硕上了东去的路，直奔火龙武术馆。

一开始，冼聪硕还以为兰天戎不认识路，但他很快就发现，兰天戎显然知道火龙武术馆的方向位置，便顺口问道：“兰小姐，你去过武术馆吧？”

兰天戎忧郁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冼聪硕蓦然间醒悟了。兰天戎不是跟夏雷有过特殊的交往吗？火龙武术馆是欧阳家族的私家武馆，夏雷岂能不带她去观光呢？不过，冼聪硕已经无心探究这些儿女私情了。他意识到，尽管这两年中国引进外资搞得红红火火，但是，就在今天上午，兰天戎分明遇到了某些根本性的、重大的东西，兰天戎不能不认真对待了。

兰天戎确实心事沉沉。一路上，几乎没有跟冼聪硕讲话，直到来至在火龙武术馆大门外，才笑着说了声：“瞧！到了！”

冼聪硕紧走两步，推开了武术馆大门，笑道：“兰小姐，请进。”

兰天戎走进武术馆，看到迎面是个大院子，北面有一排高堂大屋，两边是厢房，整个建筑古香古色的，一派浓郁的传统文化

的氛围。兰天戎看着这一切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：欧阳家族拥有这么大的一份家产，在 20 年前，中国热衷于给家家户户定政治成分时，要给欧阳家族定成分，一定很麻烦。是把他们定为财主？定为工人阶级？还是定为革干呢？

这时候，院子里站着几十个穿练功服的小伙子，正在看一个年轻人练武。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欧阳夏雷！

夏雷穿了一身青色的练功服，足蹬黑色皮软靴，腰间扎了一条大红绸带。他在演练一个套路。这个套路舒展矫健，硬攻直进，猛打猛冲，很有气势，而且用腿的招式特别多，正面踢，侧面踢，显得特别勇壮，其中最有趣的，是一个转身后踢腿的招数，力量大，身架完全打开，非常漂亮。

兰天戎出神地看着，完全被吸引住了。

洗聪硕站在一边，暗暗地观察兰天戎。他听靳佳林讲过，不久前，兰天戎差一点儿就跟夏雷搞成了，后来也不知为了什么，突然又跟夏雷翻了脸。但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实在太多。即便是现在，兰天戎显然很欣赏夏雷那潇洒灵健的身手，可是，在她的神情中，也确实有几分怨艾、几分恚恨、几分伤感，几分欲求难求、欲进难进、欲退又不能的痛苦。洗聪硕真被搞糊涂了。兰天戎跟夏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洗聪硕试探地说：“夏雷现在练的叫戳脚，又叫水浒门。那个反踢的招式叫鸳鸯腿，是武术里最好看的招式了。这个拳种以腿功为主。夏雷腿长，力量大，对戳脚就特别有研究。”

兰天戎笑着点了点头。

夏雷的戳脚很快就练完了，围观的人们兴奋地叫起好来，纷纷鼓掌。

洗聪硕叫了一声：“夏雷，兰小姐来了。”